

兵興滇人每言吳尙賢宮裏雁若在豈有邊禍則尙賢之價值爲何如哉（據師範緬事述略皇朝通考及乾隆十年御史彭肇洙請靖遐荒疏）

胡蘆國王黃耀祖，本吳尙賢之黨，爲茂隆銀廠主兵。因事與尙賢不洽，乃請假徒往山獵，尙賢許之，遂以其徒入胡蘆。獵所得禽，時以遺其王蜂筑，蜂筑不之虞也。一夜襲破胡蘆而有之，尙賢屢招其歸不從，竟王胡蘆。其國一名卡瓦，北接耿馬，宣撫司，東接孟定土府，南接學卡瓦，西接木邦，距永昌府十八程，自古未通中國，亦不屬緬甸。世或稱爲大山土司云。滇南徼外附近薩爾溫江一帶，其中部落甚多，即古所謂揮人種類。後漢時已能西通大秦（即羅馬）民智有足稱者，胡蘆殆其一國。乾隆中黃耀祖，則以華人而君揮人也。（據師範緬事述略皇朝通考）

（六）殖民越南者

南洋華僑殖民偉人傳

廣南國王阮潢，中國人，前明時廣南開國之王，亦卽越南阮朝之太祖也。本朝乾隆嘉慶間，新阮舊阮先後王越南，皆潢後裔，世多知今暹羅王家，其母統爲中國人。若今越南王家，其父統亦中國人，則知之者罕，不可不立傳以發明之也。

越南卽唐虞時之南交，其太古土著，爲雕題交趾民族。（彼國人所撰越南國史考云：史記黎李時軍士，悉黥其額曰：天子軍，此雕題之證。交趾，兩大趾開折，兩足相交也。予少年時見有遺老一二人，兩大趾分開平立，則相交穿履不入，此又爲交趾之證。今日通國中尙有交趾人，不能及國人百分之一，然皆甚蠢鈍無識，似太古時人。其餘伶俐巧慧，皆北國漢人混化之種族也云云。此書考據詳核，議論明通，惟作者隱其姓名，蓋亡國遺民，欲藉此鼓吹國民光復之想，其情可哀，其志尤可敬也。書中甚推崇吳權黎桓黎利阮惠皆以其能拒外兵，保全國土之故。然阮惠及今舊阮王家，其先本中國人，作者尙未知之。）

南境古稱越裳國，北境古稱駱國，并百粵種與兩廣古民族同源（中國五領以南，太古土著，有甌有駱，廣東古稱陸梁，卽駱之轉音）。秦併其地，置象郡，華人漸移居焉。水經注引林邑記曰：秦餘徙民，染同夷化，日南舊風，變易俱盡，是其證矣。秦亡，南越王趙佗擊併之。漢置交趾，九真，日南等郡，徙罪人於交趾。（事見後漢書）東漢時馬援平女子徵側徵貳之亂，於日南郡象林縣，卽秦林邑縣南境，置兩銅柱以表漢界。晉書日南有西卷縣夷帥。梁書林邑有西屠夷王，乃馬援置銅柱處，疑卽今之西貢隄岸地也。馬援北還，留十餘戶於銅柱處，至隋有三百餘戶，悉姓馬，土人以爲流寓，號曰馬流人。銅柱尋沒，馬流人常識其處云。（事見通典邊防典林邑條注，他書馬流或作馬留，吾粵珠江口外，有小島曰馬驢洲，疑其命名與民族遷徙有關係也。）後漢末，林邑自立爲國，唐時更號環王，又改占城，惟交趾仍隸中國。唐於其地置安南都護府，安南之名始此。五代時，安南人始有據地自擅者，宋初別立爲安南國，於是全境不屬中國矣。

然自古以來，華人多移居其地，日久與土著混合，故越民語言，多中國音。其有國者，亦多中國姓，如林邑之區連、范熊、范文諸葛地，安南之趙光復、曲承裕、楊廷藝、吳權、丁部領、黎桓、李公蘊、陳日炬、黎利皆是也，但無由證明其爲中國人。至如胡季犛（卽黎季犛），莫登庸雖能證明其爲中國人，而以篡得國，無足稱道，且與祖國殖民事業，亦罕關係。故今紀中國殖民越南之偉人，獨舉阮潢，其後裔阮光平、阮福映，不別立傳者，以孫從祖也。

阮氏立國廣南始末，諸書多能言之。顧不言爲中國人，惟皇朝通考、四裔考云，廣南國王，中國人阮姓。此書成於乾隆四十五年，適當廣南與安南構怨，中越交涉正繁時，見聞較真，實中國殖民史，及越南國史一重要之案據矣。

初明嘉靖中，安南爲莫登庸所篡，國王黎維諲走保清華，至萬曆中，黎維潭起兵，破莫復國，實其臣鄭氏阮氏之力，世爲左右輔政，總理國事，後阮輔政年老子幼，臨終以左輔政執事，託其壻鄭松代理。（張奕、東西洋考作鄭松，鉅範、征南）

紀略作鄭阿保，實一人也。松利之，不念還。松妻乃阮輔政長女，窺松意，密白國王黎維新，言吾弟已長，乞以輔政還之。時黎王偏信松言，反盡以輔政事權與松。封爲平安王，而出松妻及其弟於廣南。弟卽阮輔政幼子，太傅端郡公阮潢也。按張奕東西洋考，廣南有太傅阮某者，國相鄭松之舅也。松旣執國政，阮不能平，擁兵出據於此。今據師範征安南紀略，則阮出居廣南，實鄭松之謀。此說出自乾隆時安南人來奔者之口，當可信據。又越南國史考，稱黎景興三十八年，詔開順化鄉試云云。順化卽廣南王所都也。黎景興王在位，正當中國乾隆時。是時廣南尙奉安南號令，則阮氏非叛黎王可知。其世以爲仇者，輔政鄭氏而已。近人著述，僅據張奕東西洋考，直謂阮潢反，稍失實矣。廣南全境，皆占城故壤。元明間先後併入安南，然猶以土人與安南人分理其事。至阮潢出鎮，始盡握其政權，官吏悉用安南人及中國人。時宋山鄉曲清化又安義勇多挈眷從潢者，其後屢移又安，河靜居民往廣南各地，從事墾拓，於是人口繁滋，田土大闢，蔚然成一新國矣。

阮潢居順化，號廣南王，亦稱順化王，威行旁郡，號令諸夷，將於東京。安南舊轄之新州提夷兩商港，皆屬焉。凡賈舶在新州提夷者，必走數日程，詣廣南入貢。廣南遙給以木牌，民過木牌，必致敬乃行。木牌者聽民貿易之號令，本安南故俗也。是時中國賈舶，多至廣南貿易，其非赴廣南之舶，誤入其境，稅物加倍，若他國賈舶犯此則悉沒入其貨而焚其舶，歐洲人最畏之。蓋阮氏以中國人而王廣南，故待中國人較他國人爲優云。

萬歷四十一年阮潢卒，子福源立，始修貢於東京，嗣後沿爲故事。清朝康熙八年，廣東都司劉世虎等，遇風漂泊其地。廣南王遣臣趙文炳送歸，文炳本中國人，而官於廣南者也。部議欲留之，聖祖命給以照驗，遣歸。雍正時陳倫炯著海國見聞錄，言廣南阮王南轄祿賴柬埔寨崑大嗎，（祿賴海錄作龍奈，聖武記作農耐。阮福映起兵，取爲根據之地也。柬埔寨，即後漢書南蠻傳之究不事。又元周達觀真獵風土記，謂之甘孛智。又引西番經，謂之澈浦史。越南國史考，謂之高綿，又

謂之高蠻皆聲轉。隋以後各史并稱真臘亦南方名國也。崑大嗎即皇朝四裔考之尹代馬國也。聲威視安南尤盛矣。

初越南本分三國，在北圻者古爲鴻龐氏雄王地，號文郎國，卽駱國，（按文郎與文萊，馬來，巫來，皆一聲之轉。如南洋婆羅島北境之婆羅國，或稱文萊，又稱文郎。此島南境之馬辰國，或稱文郎馬辰，皆馬來人也。亞洲南境各國，多馬來種。安南古名文郎國，疑亦此種人矣。）漢爲交趾郡，唐爲交州都護府，宋以後自立爲安南國。在中圻者，古爲越裳國，漢爲九真日南郡，後漢末自立爲林邑國，唐以後爲占城國。在南圻者，爲水真臘國，其西柬埔寨，卽陸真臘國也。安南黎李陳黎諸朝，蠶食占城，攘其北境，以北圻之河內爲東京，以中圻之順化爲西京，而西京形勢尤盛。故阮氏據此，資之以兼并鄰邦。孝哲孝明兩王時，廣南迭破占城，取其全國，會水真臘與陸真臘，爭求援於廣南。孝明王以兵赴援，攻退陸真臘，因以保護水真臘爲名，駐兵於此，遂據而有之。其地穀米魚利甲全國，自古有富貴真臘。

之名，是爲南圻。蓋自阮潢創立廣南國，至是凡百餘年，而國力日強，潢之威靈獨赫然矣。傳至乾隆時，阮福順爲廣南王，而有阮光平之事。

阮光平本名惠，亦阮潢之後。（據阮光平上中國降表言，守廣南已九世可證。）驍勇善戰，分鎮西山，以廣南民心不附，乃與兄阮岳、弟阮惠起兵攻阮福順，破順化，略定廣南全境，是爲新阮。乾隆五十一年，率兵入東京，滅鄭氏，爲阮潢復仇，旋取象載珍寶歸廣南。安南臣貢整謀扶黎，拒阮惠遣將阮任率兵數萬攻滅貢整。阮任據東京，亦欲自王，惠復以兵誅任。時乾隆五十三年也。安南王黎維祁乞救於中國。明年，朝廷命孫士毅出師，破阮惠兵，克復東京。是冬，惠集廣南之衆，傾巢來襲，孫士毅軍潰走還，黎維祁來投，阮惠亦改名阮光平，叩關謝罪乞降，并請五十五年來祝八旬萬壽。尋入朝，受封安南國王而歸，是爲阮氏王安南之始。五十七年，光平卒，子弘瑞立，即光纘。嘉慶七年，爲阮福映所破，被執，安南遂歸舊阮。

阮福映本名種，廣南故王阮福順從子也。當阮光平破福順時，福映與其遺臣遁於海島，遇法蘭西傳教師阿蘭特，甚相得，於是福映赴暹羅，而遣世子景偕阿蘭特（或作伯多祿）往法蘭西乞師助其復國。會暹王方與新阮爭柬埔寨地，搆兵，乃以女弟妻福映，與之兵，福映亦募兵進復農耐，即王位。越數年，阿蘭特得請於政府，發印度本地治里水軍來援，破新阮軍。未幾阮光平卒，新阮勢日蹙。嘉慶四年，福映破順化，七年，破東京，執阮光纘，略定全國，是爲舊阮，遣使入貢，備陳搆兵始末，言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，今兼并安南，不忘世守，乞以越南名國詔封越南國王。福映在位時，仿造歐洲兵船火器，水陸軍皆按歐洲兵法訓練而成，西人稱爲紀律之師。在亞洲各國中罕與匹敵。（見四洲志）由今思昔，益令人不勝盛衰之感矣。

自前明萬歷而後，西班牙法蘭西基督教徒，多往安南傳教，及福映乞援於法，許事成割讓沱囊島及富國崑崙等島，以化南島爲兩國共有，并許法人通商。

與居住往來自由之權利。又感阿蘭特援助，處之西貢，於是傳教之徒益盛，既而悔之，臨卒遺言，慎防法人，毋割土地。福映固有遠見，而後人卒不克自保其國，洵可哀已。

今越南王位，有同贅疣，然王號固猶未革，且爲阮潢之裔，其先實華種也。其民族中歷代多華種混合，而嘉道在彼入籍，約四十四萬。（見四洲志）凡此皆神明遺胄，而不免奴隸於法人是我中國同胞所宜矜念者矣。（據明張奕東西洋考，國朝陳倫炯海國見聞錄，皇朝通考師範征安南紀略，魏源聖武記，海國圖志，近人重譯考訂東洋史要，越南人所撰越南國史考）

按黎季犛，莫登庸皆嘗王安南，其先並中國人也。黎季犛本姓胡，篡位後改姓名胡一元，見於明史。又越南國史考云：浙江人胡興逸，五季時來歸，因邑濱州，至四世孫爲胡季犛。是書稱黎季犛，皆曰胡季犛，此條可補中國舊籍所未備者也。莫登庸相傳爲廣東東莞縣人，今南海境內，有莫王

墳，土人謂是莫登庸先世之墳也。此二人皆篡竊不足道，故僅立阮潢傳，而以阮光平阮福映附焉。

越南國史考，引證漢種之混合，其所載有關於殖民故實者數條，摘錄於此。漢武帝誅呂嘉，開九郡，設刺史，徙中國人雜居其間。李賁，其先北人，西漢末避居南土，七世至賁，遂爲南人。陳太宗元豐七年，宋士官黃炳，挈家詣闕，進其女，復以屬部千二百人來附。聖宗紹隆十五年，宋人以船三十艘來求附，遂安插於京城外街徇坊。

港口國王鄭天賜，世爲港口國王。其傳國世次不可考。雍正七年後，與中國通市不絕。乾隆中，天賜在位，中國始知其名。

所轄地方數百里，以木爲城，宮室與中國無異。自王居以下，皆用磚瓦，服飾制度，彷彿中國。前代王蓄髮戴網巾紗帽，身衣蟒袍，腰圍角帶，所鞞爲履。民衣長

領廣袖。有喪皆衣白，平居以雜色爲之，相見以合掌拱上爲體。重文學，好詩書，國中建有孔子廟，王與國人皆敬禮之，設學校，絃誦其中，貧而不能具修脯者亦收焉。漢人有躡居其地，而能句讀曉文義者，則延以爲師，子弟皆彬彬如也。

按唐書言占城南，抵奔浪陀州，宋史有賓陀羅國，元史言占城有賓多龍舊州。明史有賓童龍國，殆卽鄭氏所王之港口國，與柬埔寨相連，當在今越南南圻境內。（南圻本水真臘地，北境與占城相錯。宋世真臘滅占城，以真臘人王之，爲屬國，竊疑賓陀羅分立爲國，亦在此時。元史言占城徵賓多龍舊州兵，以拒元軍，蓋元世占城已自立，故賓多仍占城，謂之舊州者，此地在唐世本占城一州，觀唐書可證也。明世音轉爲賓童龍，海舶常至，故國小而名著。本朝又稱港口者，殆出於賈客舟師之傳述，但知其爲商港，不復求其本名耳。近日地理家，謂賓童龍在南圻海峽，與皇朝通考所云港口國中多崇山其說亦適相近也。考前人殖民故事，當知其殖於何地，乃證明之。）

其國民尙漢學，行漢俗，以漢人流寓者爲師，則多漢人遺裔可知。其王本漢姓，且能以孔子之道化民，則先代亦必漢人矣。雖地小力弱，不能不服屬安南暹羅，然南圻一帶，自古未聞奉孔教，獨港口國爲然，是鄭王對於祖國，不特殖民有功，抑亦宣揚聖道之一巨子也。惜前籍缺略，不知其王此國始於何代，開創者何名，今特爲天賜立傳，庶幾發潛德之幽光云爾。（據皇朝通考海國圖志）

（七） 殖民暹羅者

暹羅國王鄭昭，廣東潮州澄海縣人，隨父流寓暹羅。

暹羅者，古之扶南也。三國時，吳康泰使扶南歸，著扶南土俗傳，是爲華人至暹羅見於載籍之始。唐時扶南爲真臘所併，宋時復自立，分爲羅斛暹二國。元時暹常入貢，後羅斛強，併有暹地。明洪武中入朝，賜印文，始稱暹羅國，而其本國人自稱則音近台云。（台借用原文上從台下從火）華人流寓者，皆籍閩粵，而粵人尤多，有由海道往者，有由欽州王光十萬山穿越南境往者。明中葉，閩之汀州